

素光同
著

藏在 回忆里的 风景

Cang Zai Huiyi Li De Fengjing

[上]



遇见你，是我所有美好故事的开始。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藏在 回忆里的 风景

[上]

素光同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藏在回忆里的风景 / 素光同著 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

2018.8

ISBN 978-7-5411-5107-1

I . ①藏… II . ①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4999 号

CHANGZHUYILIDEFENGJING

藏在回忆里的风景

素光同 著

出品人	刘运东
特约监制	王兰颖
责任编辑	邓 敏
特约策划	刘丽伟
责任校对	汪 平
特约编辑	马春雪 苗玉佳
封面设计	程 然
封面插画	陶 然

出版发行	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	www.scwys.com
电 话	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	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	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	610031
印 刷	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	
成品尺寸	145mm × 210mm	1/32
印 张	16.75	字 数 420千字
版 次	2018年8月第一版	印 次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11-5107-1	
定 价	49.80元 (全二册)	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。010-85526620

Contents ...●

Chapter 1 忆昔少年时	001
Chapter 2 夏天的告别	031
Chapter 3 意在重逢	091
Chapter 4 情有独钟	125
Chapter 5 往事不可追	185
Chapter 6 戒指与天鹅绒	239

Chapter 1

● 忆昔少年时 ●

徐白偏过脸，看向了谢平川：「我知道你目标明确，做事认真，谨守分寸，责任感强烈，是很温柔的人。我认识你十年，我非常了解。」

盛夏时节，暴雨来得猛烈。乌云成团卷在天边，疾风吹乱了院中花草，滂沱雨水倾盆而下，砸出大大小小的水圈。

徐白一个人站在窗前，把窗户打开了半条缝。

室外雨声哗然作响，草木却是水色一新，有人撑着一把格子伞，颀长的身影从树间走过。他穿着一件灰色衬衫，侧脸被树木的枝叶遮挡，仍然让徐白双眼一亮。

徐白雀跃道：“哥哥回来了。”

她踩着一双塑料拖鞋，飞快地冲出房间的正门，站在被雨淋湿的台阶上——头顶的雨水淌过屋檐，沾到了纯棉的裙摆，她往后退了一步，目光游离在前方。

徐白的家安在四合院里，隔壁是一户姓谢的邻居。邻居家有一个男孩子，名字叫作谢平川，他比徐白大了四岁，从小和她一起长大，称得上是青梅竹马。

谢平川今年刚满十八，他们高三年级开学不久，最近放学也比较迟。谢平川回来的这一会儿，徐白家都快要开晚饭了。

院子里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，还有锅铲翻炒的铿锵声。饭菜的香气从厨房传来，融入随风飘散的水雾中，衍化出卓然不同的风味。

徐白闻着了味道，开心地邀请道：“对了，叔叔阿姨今晚在家吗？要是他们不在家，你来我们家吃晚饭吧。”

谢平川听见她的话，抬手收了伞，缓步走上台阶。

他穿着宽松的休闲裤，仍能看出双腿修长。好像在一瞬间，他就真的长大了，不再是爬树钻草丛的男孩子，他比徐白高了很多。

在徐白的眼中，谢平川目标明确，年少有为，已然迈入成人的世界。

成人的世界总是有些烦恼，谢平川不是其中的例外。他和徐白说：“我爸昨天出差了，现在应该在上海，我妈外派去了南京，这段时间不在家。”

徐白点头，表示她知道了。她知道谢平川的父母工作繁忙，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儿子，至少在徐白的记忆里，隔壁的叔叔阿姨早出晚归，鲜有空闲。

或许是这个原因，谢平川表现得很独立。说好听是独立，说难听点是孤僻。

他干什么事都是一个人，发烧去医院是一个人，菜市场买菜是一个人，不喜欢朋友的陪同，也拒绝青春期的荷尔蒙。

徐白换位思考了一下，便转移话题道：“我妈妈今天包饺子了，虾仁玉米馅的，特别好吃。”

谢平川道：“你最喜欢的不是三鲜馅吗？”

徐白想了想，认真道：“只要好吃，我都喜欢。”

她鼓起一边的腮帮，白嫩的脸颊像个包子，又缓慢地吐出一口气，郑重其事道：“除了饺子，还有粉蒸排骨、红烧鸡翅……为了庆祝我写完暑假作业，妈妈做了很多好吃的。”

谢平川笑道：“你终于写完了暑假作业。”他对此的评价是，“真不容易。”

徐白忍不住拍了他一下：“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写作业快得

像打印机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徐白又得寸进尺道，“今天的晚饭那么丰盛，你是沾了我的光，要好好感谢我才行。”

言罢，徐白抬头看他，双眼明亮见底，倒映着熹微的日光。

除了他们两个以外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凉风吹过屋角，响起一阵铃铛声，谢平川站在柱子边，背影被壁灯照上光晕，仅仅一个侧脸都很英俊。

谢平川调侃她道：“那你觉得，我应该怎么感谢你？”

徐白道：“这还用问吗？你应该慈祥地摸一摸我的头。”

谢平川采纳了她的意见。

他抬起右手伸向徐白，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，不带任何旖旎色彩，像是抚摸街边的小猫，或者是一只小狗，而且过程十分短暂，短到徐白几乎没反应过来。

徐白今年也不过十四岁，少女的身量刚刚长成，已然符合腿长腰细、肤白貌美的标准。她可能有一些懵懂的心思，但是因为少不更事，自己也就没当回事。

天边的雨水接连落下，一点一滴敲打在窗台上。他们一同走到了厨房门口，听见徐白的父亲在说话：“前几天我问小白，她长大以后想做什么职业，你猜她是怎么回答我的。”

父亲与徐白隔着一道门，他穿一套规整的工作服，手上却拿了半只鸡翅。徐白的母亲站在他身旁，弯腰从橱柜里取出碗筷，同时回答他刚才的话：“这不需要猜了，她以前就告诉过我，长大以后想做翻译。”

母亲腰间系着围裙，领口沾了面粉。她的头发盘得整齐，外罩一层纱网发扣，斜插着一支深色簪子，衣服的颜色与发饰相近，格外合衬她的气质。哪怕人到中年，依旧风采不减。

徐白的父亲不知道女儿在门外，伸手搭上了妻子的肩膀，接着笑道：“可不是吗？她还说要学法语，就她那三天打鱼，两天晒

网的性子，想一出就是一出。”

这句话溜出了房门，传进了徐白的耳朵里。

徐白忍不住叫道：“爸爸！”

她爸爸后知后觉，看向了窗外，视线与女儿交会，当即开始打圆场：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我的意思是，小白，你思维跳跃，年纪又小……”

徐白的母亲在一旁接话：“总有一天，能完成你的目标。”

话音未落，徐白点头如捣蒜。

她伸手拉过谢平川，又和父母说了一声：“今天叔叔阿姨不在家，哥哥来我们家吃饭。”

谢平川在他们家蹭饭的次数不多，徐白的父母却已经习惯了，他们几乎是看着谢平川长大的，饭桌上多他一个人，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。

但是谢平川并不常来。他自己买菜做饭，还会洗衣服、照顾花草、收拾屋子，堪称十分自律，比起浑身犯懒的徐白，谢平川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

徐白的父亲热心道：“好啊，快进来吧。小谢上高三了吧，你们学习忙起来，没空做饭，就来我们家吃，我们和你爸妈都是老朋友了，吃顿饭没什么，别把自己当外人。”

谢平川笑道：“谢谢叔叔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，和叔叔客气什么，”徐白父亲从厨房走出来，搬出了一把木椅，放在自家餐桌的旁边，“正好今天晚上，我们家多做了几道菜，应该够了。”

徐白一边端碗拿筷子，一边接上父亲的话：“爸爸，我看到了，刚刚菜没端上来，你就吃了两块鸡翅。”

她爸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咳了一声道：“你别说，你妈妈做饭越来越好吃了。”

窗外雨声滴滴答答，室内混杂了交谈声。此刻的时针指向六点，天空逐渐变得暗沉，凉风掺杂了些许寒意，顺着门廊吹进了房间，谢平川起身去关门，顺手打开了室内灯。

餐厅霎时明亮。

四个人接连落座，桌上摆满了盘子。徐白的母亲端起碗，出于长辈的关心，开口询问谢平川：“你们开学半个多月了，这段时间忙不忙？”

“还好，学校的作业挺少，月底还有七天假。”谢平川答道。

谢平川说话的时候，徐白拿起筷子夹鸡翅，然而鸡翅太滑，她筷子使不好，有些夹不起来。她努力了两次不成，谢平川便来帮她。

他一边给徐白夹菜，一边继续刚才的话：“学校没有晚自习，上了高三以后，和从前差不多。”

徐白捧着自己的碗，接受了他送来的鸡翅。她低头咬了一口，又觉得要礼尚往来，因此夹起一块排骨，准备放进谢平川的碗里。

然而，或许是因为她的筷子太滑了吧，那块排骨夹得不稳，在接近桌沿的位置下落，掉到了谢平川的裤子上。

谢平川说话的声音一顿。

徐白的父母坐在桌子的另一边，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徐白的父亲笑了笑，随即看向谢平川：“小谢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没事，”徐白叼着一根筷子，摸向谢平川的裤子，“掉了一块排骨。”

她用手抓起那块排骨，手指蹭过谢平川的裤子。因为指尖沾了一点油垢，她无意识地在腿上擦了擦手。

谢平川耳根微红。

徐白眼尖，马上指出道：“你的耳根有一点红。”

谢平川并不承认：“你看错了。”他抽出一张餐巾纸，递到了

徐白的右手边，坐姿依旧笔直而端正，仿佛中央卫视的新闻主播。

徐白没心没肺地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，你的耳朵越来越红了。”

“小白，”徐白的母亲放下碗，语气温柔地批评她，“你不是小孩子了，要有礼貌，注意分寸。”

徐白很听她妈妈的话，立刻在座位上坐正。

这一回，轮到谢平川笑了一声。

徐白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，但她猜想他的心情还可以，于是她不再关注他，捧着碗努力吃饭。谢平川与徐白不同，偶尔还会说上几句话，内容无非与学业有关，体现了优等生的长远规划。

晚饭结束后，谢平川向她父母道谢，又帮忙洗碗收拾桌子——他这么热爱劳动的样子，果不其然，成为徐白父亲的教育范本。

“你看看人家谢平川，”徐白的父亲道，“就比你大四岁，多懂事，爱劳动又爱学习，都不用他父母操心。”

客厅里灯火通明，正在播放电视剧。

徐白斜坐在沙发上，背靠着一团枕头，腿上趴了一只猫。那猫毛色锃亮，通身干净到发光，它的脖子上挂着铁牌，刻了徐白家的电话号码。

徐白双手揉猫，猫舒服极了，睁着一双圆眼睛，蹭着她的腿撒娇。

“我今天扫地了，还拖了地板，”徐白振振有词道，“我还给猫铲屎了。”

但是父亲不认同她，站在电视机前，刚好挡住了女儿的视线：“你没事就去学习吧，别看电视了，开学就是初三了，学业多紧张。”

徐白不情不愿地放下猫，转身走向她自己的卧室。

猫咪跟在徐白身后，轻轻磨蹭她的脚跟，试图挽留它的主人。恰在此时，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：“家里没醋了，酱油也快用完了。”

徐白听见她母亲的话，几个箭步飞到厨房，自告奋勇道：“交给我吧，妈妈，我现在就去超市买醋。”

没错，比起待在屋子里闷头学习，她更愿意出门跑腿买东西。

母亲好像知道她的心思，往她的手里塞了几块钱。徐白把钱揣进口袋，拉上谢平川走向了超市。

此时将近晚上八点，外面的雨渐渐停了。门口的小巷寂静无声，遍布着深浅不一的水坑，徐白和谢平川并排行走，没过多久，她忽然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“你穿少了，今天降温，”谢平川道，“你出门之前，好歹披件外套。”

“我之所以打喷嚏，不是因为觉得冷，”徐白纠正道，“一定是因为有人想我。”

谢平川不置可否地笑了：“你感冒的时候，想你的人最多。”

徐白没有继续抬杠，沿着小巷往前走，故意踩着凹凸的石砖，脚下稍微不稳，谢平川就会伸手来扶她。

夜空辽阔，晚风轻荡，天边月色如钩，乌云不见踪影。巷子里昏暗逼仄，徐白却有恃无恐，叫了他一声：“哥哥。”

谢平川没有应答。

徐白抬头盯着他：“哥哥。”

谢平川回道：“叫我干什么？”

徐白停在原地，切入正题：“我想吃街角的冰糖葫芦，但是买完酱油和醋以后，我就没有钱了。”她有些不好意思，鞋尖抵在墙根处，来回磨蹭了两三下，墙垣的雨滴顺势下滑，滴在她雪白的脚背上，光润一如皎皎月色。

谢平川望着远处的月亮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我去给你买。”言罢他又问，“你晚饭没吃饱？我看着你吃了两碗饭，堆了一座排骨山。”

徐白以为，他在嫌弃自己能吃，马上说出了实情：“我只是想尝一口甜的东西。”

巷子外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交谈声鼎沸喧闹，正是最繁华的时候。大城市一旦开始发展，就很难停下它的脚步，北京作为其中的佼佼者，每年不知吸引多少外来人口，夜里闹市街边的诸多摊点上，混杂着天南地北的各种口音。

谢平川站在卖糖葫芦的大爷面前，左手伸进自己的裤子口袋，却只找到两块七毛钱——五枚硬币排列整齐，依次躺在他的手心上，他才想起出门走得急，没有按照计划带上钱。

卖糖葫芦的老大爷凑近一步，笑呵呵道：“一串三块钱，我卖了几年了，小伙子，要不多买几串？”

谢平川沉默片刻，放弃了自尊，他生平第一次讨价还价：“我只有两块七，您看这样行不行……”

谢平川的话还没说完，老大爷的眉毛就拧了起来。他背着军绿色的挎包，头发几乎白了一半，说话就像是在叹息：“小伙子，你也不想一想，我一串糖葫芦能挣多少钱？你让我便宜一分钱，我就亏一分钱。”

谢平川和他商量：“我家住在附近，我待会儿回来，再付三十行吗？”他仿佛不是在买糖葫芦，而是谈一场赔本的生意，“这两块七就当押金了。”

谢平川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根本听不出是北京本地人，那老大爷并不相信他，摆了摆手道：“得得得，您不买就别耽误人了。”

这一场街边的谈判没有回旋的余地，攥着两块七毛钱的谢平川只好退而求其次。

八九点的夜幕愈加深沉，衬托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徐白从超市出来的时候，瞧见谢平川站在门口等她，他的背影修长且挺拔，仿佛另一盏不会发光的路灯。

徐白没看见冰糖葫芦，以为谢平川忘记买了，心中有一些失落，却仍然跑到他面前：“哥哥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谢平川拿出一个塑料袋，纸包中装了一个烤红薯，他把这个东西递给她，解释道：“我没有带够钱，你喜欢吃的东西里，我只买得起它了。”

夏天的风沿街吹过，带来雨后的青草味，徐白看着他笑了：“烤红薯非常甜，我最喜欢了，谢谢哥哥。”

她说话嗓音偏软，笑起来也很好看，双眼弯弯像一只小狐狸。

暑假是最美好的时光，但它一眨眼就过完了。两周之后，假期结束，徐白不能再赖床到中午，每天都要按时起床。

由于开学就是初三，母亲担心她的学业，给她报了三科补习班。这个消息好比晴天霹雳，徐白听闻此讯，越发无精打采。

好不容易熬到周末，谢平川同意带她出门玩。于是徐白整装待发，兴致高涨地问他：“今天你打算去哪里玩？”

谢平川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，蹲下来捏了捏轮胎。他左手拿着北京市地图，随口报出了几个名字，都是离家不远的地方，话音落后，却没有等到徐白的赞成。

谢平川站了起来，投其所好地解释：“附近新开了一家烧烤店，我听同学说味道还可以。”

徐白果然开心地回答：“真的吗？我都没有注意。”

她提着一书包的水果，飞快跑向谢平川，橙子从兜里滚出来，刚好落在近旁树下。

谢平川见状，忍不住笑道：“你的书包里，装满了零食吗？”

徐白点头承认：“对呀，我还给你带了一份。”

谢平川走到她身旁，拎起她的黑色书包：“鼓鼓囊囊的，塞了多少东西。”他这话说得顺当，帮她背包的举动，也变得水到渠成。

徐白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手上一松。她下意识地抬头，却见到谢平川弯腰，掉地的橙子也帮忙捡了——愣神的工夫只有一瞬，下一秒谢平川骑着自行车出发，徐白赶忙推车追上他。

九月天高云阔，清晨凉风飒爽。

他们沿着街道前行，路过附近的城区。街巷外就是高楼大厦，极目远眺之际，那些拔地而起的楼房、晶莹透亮的玻璃窗，都嵌入了蓝天白云里。

徐白感叹道：“今天的天气真好。”她侧过半张脸，望向了谢平川，“下周日你有空吗？”

“下周日要忙竞赛，”谢平川放慢速度，刚好和徐白并排，“一直忙到十月底。”

他穿着宽松的衬衫，衣领扣子解开了一个，隐约能瞧见分明的锁骨。

或许是因为坚持锻炼，他的身材也挑不出缺点，于是徐白凝视着他的侧脸，又瞄了一眼他的领口，谢平川有所感知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看你啊，”徐白毫不害臊，“你越长更好看了。”

评价完谢平川，徐白若有所思：“都说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漂亮，我发现男孩子也是这样！我记得初一的时候，我们班的男生都不起眼，到了初三，他们就像竹笋一样，噌噌噌，眼看着就长起来了。”

徐白说的是实话，谢平川却反驳道：“是吗？你听我说，外表不重要，关键是内涵。”

徐白被他的话逗笑了：“为什么内涵更重要？以貌取人是有道理的。”

前方亮着一盏红灯，谢平川按下车闸，停在路边接着探讨：“你和别人交朋友，决定相处时间长短的，是他们的性格、经验和阅历……”

他本意是想让徐白不要关注同班的男孩子，但是此刻为了自圆其说，他竟然和她讲起了道理。

徐白是很好哄骗的，谢平川八岁那年，就发现了这一点。

那时候徐白才四岁，和父母一起搬到了北京。她怕生、爱哭、胆子小，不敢和陌生人说话，唯独对谢平川格外信任，甚至愿意把洋娃娃让给他。

在那个凉风拂过的午后，徐白举着一个布偶，要亲手递给他。谢平川不收，徐白就一直举着。

谢平川的父亲见到了，摸着儿子的脑袋笑道：“邻居家的妹妹想和你玩呢，你好好和她相处，不能欺负她。”谢平川的父亲说完这句话以后，徐白就仰起了脑袋，先是敬了一个礼，然后伸出稚嫩的手。

谢平川恍然反应过来，徐白在践行一首儿歌——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呀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

他和徐白心意相通，却没有立刻回应她。不仅没有回应，他还把双手藏到了背后。那天他刚和同学打完架，手指甲里都是泥巴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他不想在她面前丢脸。

他也没有答应父亲的那一句“不能欺负她”。彼时，学校上自然课，全班同学都养蚕，谢平川从家里抓了两只蚕，放在洋娃娃的肚子上，然后这样骗徐白：“你看，这个洋娃娃长虫了。”

徐白非常相信他，当场就号啕大哭。

谢平川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地道歉，然而于事无补。他只好把两只蚕都揣进口袋，昧着良心继续骗徐白：“你别哭了，我帮你治好了它，虫子都被我赶跑了。你要是再哭，它还会复发。”

徐白仍然泪眼汪汪，她不太听得懂他的意思，于是她不知所措地说出了他们见面以来，她讲出的第一句话：“谢、谢谢哥哥。”奶声奶气，还带一点鼻音。